



春暮 (国画) 杜应强

绿城杂俎

古代春天雅称多

刘绍义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里的“三春”就是春天。在古代，人们一般把农历正月称为孟春，把二月称为仲春，把三月称为季春，这就是合称的“三春”。

汉班固《终南山赋》：“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气肃清，周览八隅。”唐李白《别毡帐火炉》诗：“离恨属三春，佳期在十月。”元方壶《斗鹤鹑·踏青》套曲：“娇滴滴三春佳景，翠巍巍一带青山。”刘大白《春尽了》诗：“算三春尽了，总应该留得春痕多少。”这里的“三春”都是指春天，并不是春天的第二个月或者三年。

“悦怪若九春，馨折似秋霜”，阮籍诗歌中的这个“九春”也是春天，古代把春季三个月的90天，按10天划为一春，这样整个春天就是“九春”了。南朝·梁元帝《金楼子·志怪篇》：“其花似杏，而绿萼碧须，九春之时，万顷竞发，如鸾凤翼。”明·唐寅《金粉福地赋》：“瑶池疏润，演丽于九春；析木分辉，流光于千里。”

“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这句诗里的“阳春”依然是春天。《管子·地数》：“君伐菹薪，煮泔水为盐，正而积之三月，至阳春，请籍于时。”唐李商隐《春雨》：“阳春时节天气和，万物芳盛人如何。”清孔尚任《桃花扇媚座》：“朝罢袖香微，换了轻裘朱履；阳春十月，梅花早破红蕊。”徐迟《我们工地的农场》：“秋天的阳光，胜似阳春。”不仅这些诗文中的“阳春”是春天，连如今的广东省阳江市所辖的县级市阳春市，也是取“淡水之阳，四季如春”之意。

春天阳光明媚，“青阳”也成了春天的雅称。陈子昂《感遇》诗“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矣”中的“青阳”正是此意。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和宿迁市泗洪县青阳镇、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青阳镇以及福建省晋江市青阳街道的“青阳”，均有春天之意。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这里的“青春”不是少年、青年人的年龄，它是指春天草木茂盛青葱色，也是春天的代称了。《楚辞·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王逸注：“青，东方春位，其色青也。”明刘基《风入松》词：“但道青春未谢，不知芳径苔深。”还有李大钊《时》：“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中的“青春”，都是春天的意思。

其他还有天端、艳阳、芳春、阳节、昭节、淑节、韵节以及苍灵等，都是春天的雅称，它们不但丰富了春天的内涵，也丰富了汉语言文学的宝库，是后人不可多得的一笔文化财富。

博古斋

韩干画马

陈永坤

唐代开元、天宝时，皇宫内廷养了大批良马，不仅设有专门饲养和管理马匹的官，而且让一些画家专门画马。韩干当上“供奉”，玄宗就命他以画马为主，并叫他向已经名噪一时的“供奉”画马名手陈闳学习。韩干开始向陈闳学习时，是很虚心的，但后来逐渐认识到，与其老是模仿陈闳的作品，听他讲一些抽象的技法，不如到活的马群中去作实际的观察。于是他天天跑到御马厩去，对各种马匹的形体、习性作具体细致的揣摩研究和写生；有时甚至搬到御马厩去住，夜以继日与马群相处。据说后来玄宗知道此事，曾找他来问：“叫你向陈闳学，你为什么天天跑马厩呢？”韩干回答说：“陛下马厩中的马，才是臣真正的老师呵！”

韩干正是由于反对模仿，注意到现实生活中去感受，把握具体、生动、丰富的描写对象，丰富创作源泉，进行创作，而成为一代画马名手的。

散文

清明是春的抵达

林仑

春的繁华在枝头上缤纷着冬的归隐，走进春的脚步，已把昨天的故事变成了传说。季节倒望着渐行渐远的雪消失的情影，陡增的冷意弥漫了心头；放眼前瞻时，清明的一滴晶莹，映照的是前生还是后世，一抹茫然袭击了双眸。

春在清明的回首里等待花飞花落，清明从旭温的暖风里迎接的是繁荣过后的凋寂。

花在树上沉淀起悄悄的娇艳，人看花，花观人，年年复年年；人的相貌被日月改写了岁岁复岁的内容，但人知道，明年的桃红杏粉梨白业已不是今年的红桃杏粉梨白的梨。

拥挤拥挤的花簇，很热烈，芬芳着一季的情愫。花朵之外的梦想繁密了一世的疏离，人在花树下想着花的心事，花在人的头顶揣摩着人的企及。

理想的天空布满了晶亮的圣洁寓言，谁在春情的纯意时月里，瞭望过清明节下一堆堆坟莹上的黎明之光和傍晚那殷红逝去的庄重及庄严。

无论熙熙攘攘的人群与扑棱棱忙于绽放的花团有着怎样迥异的想象，清明的肃穆都在那里告诉你，再怎么稠稠的企盼，都将稀稀地散落在土地的一隅。

行走的身影，一寸一寸丈量着生命的距离，每一次的动静，都是对自己生的一次抛弃。人走过昨天，昨天就在人的身上刻下一枚细细的吻痕，这迹象，让人无法感知，却足够人体味一生。

时间的悄没声息，其实就在人的一呼一吸间。光阴不会老去，它无时无刻不在削减着我们的生命。

走着走着，人在走动中，倾听的是身后出生的喜啼声，身前是谢世的悲哭声，

两种声响搅和在一起的悠韵，哪种是迷茫，哪种是清醒。

而正行走的自己，是接力，还是接茬。天低头俯首，地仰面沉思，夹在天与地中间的人，感受最深的是时间的旷达。杂沓的脚步，在清明节的心脏上疾行，一座座坟冢，是活人一年年的思念。那棵在坟头上摇曳生姿的野草，染绿了生者的祈祷，却唤不醒逝者在空间的些许盼望。

凡俗里的故事再响亮，也要沉寂于岁月的冥想。春的牵挂，一直就在清明的那一片灿明里。

前头，祖父母从我们的眼里消失了，在我们心里投下一粒石子，泛起的微波，是因为我们的父母还在我们的前面行走着。某一日，我们的父母将向偻的腰身交给清明节里的祭祀时，一块大石从此沉沉地压向我们。至此，我们渐现昏花的双眸，看尘世的灿烂模糊，观日月的眸子却更加清亮起来。

无论是老坟还是新家，也不管是晨的亮明还是暮的晦暗，清明的雨总是一杯陈酿的酒，让我们品出来世与去世的滋味；清明的风总是一曲绵长的歌，叫我们倾听今天同明天的韵律；清明的月牙总是一弯想念的镰，使我们收割烟火人间的五味杂陈。

新土旧痕，掩埋的故事胶着过的爱恨情仇，让清明里的坟墓盘踞起一个个独一无二蛊惑，谁多愁，谁善感，都要交给岁月。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孤行，一个人承载的喜怒哀乐与任何人无关。在一碗粥里，品味红尘的缘，在一杯茶中啜饮俗世的冷暖。欢欢喜喜地来了，相聚，悲悲戚

戚地去了，离别。时间对每个人都过目不忘，往返的季节都要将每个人送到清明的思念里去。

春在百忙中与清明赴一场隆重的邂逅，撞开了俗烟下搁柴的门扉，一包圆土的土成为家家户户的牵挂，让清明的亲情旖旎起浓浓的温馨。

悲伤在清明节里是一场没有结局的结局，很多的言说落进了土里。风中一朵载雨的云，不是为陪伴节气而至的，它是孤独着自身的漂泊才身不由己而来的。

我们在时间里哭一场，笑一场，泪的热凉在预知着春天里的清明。眼见着很多没来得及上演的情节，硬生生提早落了幕，那份心痛，那份迷惑，那份无奈扯动着友情亲情爱情，几多关怀，几多牵挂，几多美妙，全在缘起与缘落下的美丽绽放。

一层花落的香在清明的春深处氤氲，婉约的气息令游人陶醉。落花成泥，是寻觅后的归宿。一棵遥不可及的命运，至此尘埃落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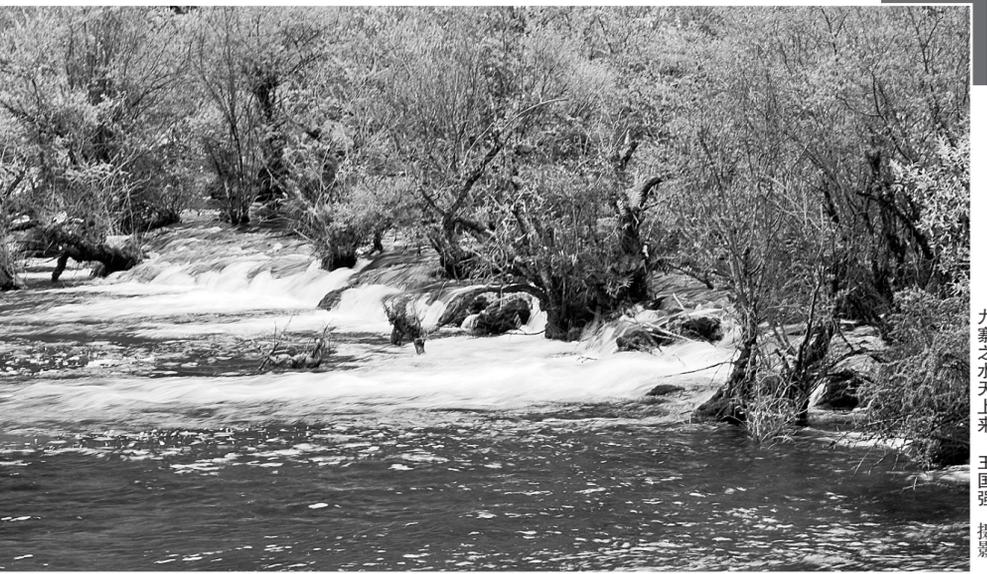
凄凄细语，洒上天地的悲泪，落泪的蝴蝶让梁祝的千古绝唱穿透了时光的翅膀，那一刻，坟墓即天堂。

天上的水有着流线的凄美，却不知与尘埃的相逢是一场远方的遥远。

人一生拎着悠悠的牵挂，东奔西走，光阴注定要我们和一些人分离。有些年迈的，还有些不太老的，最是那些还鲜活着的生命，在离开我们之时，像一块雪冰，砸伤了我们的岁月。

清明的记忆幽深扩壤，魂归故里温馨而祥和，一个人孤零零的梦，在他乡，在异城，升腾。

人世没有抵达的路，清明，即是抵达。



九寨之水天上来 王国强 摄影

郑州地理

郑州带马字的地名 (10)

王瑞明 郭增磊

马庄村

马庄村位于郑州航空港区新郑国际机场北部4公里处，村民委员会驻地马庄，该村地处丘陵地区，岗、洼相间。

明朝时期，有马姓人家移民到此建村，定名马村。清乾隆年间，更名马家庄，同治年间改称马庄。

该村原属中牟县张庄镇，为了支援郑州航空港区建设，2008年划归航空港区。

大马村

大马村位于郑州航空港区新郑国际机场东北部6公里处，京港澳高速公路东部3公里处。

相传明朝初期，由马姓在此建村，名马村。清乾隆年间，因村子发展迅速，面积越来越大，人口众多，遂更名为大马村。

该村原属中牟县张庄镇，2008年划归航空港区。

海棠花开醉绿城

杨德本

一
商都花会人潮涌，
蜂飞蝶舞竞钟情。
试问碧园何卉美，
北征幻化海棠红。

二
棠葩怒放展娇容，
赛李胜桃闹绿城。
此韵方知春色满，
寻芳未必远郊行。

新书架

张宁

《父亲的眼光》

《父亲的眼光》是少数民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多年来的一部散文精选本，书中文章大多在一些报纸杂志发表过，有不少作品被多家报纸转载，有些已成为名篇。书中共收入了《伊犁记忆》《牧羊人和鱼》《巴金先生的一封信》《哈纳斯湖畔之夜》《托马的城市》《秋日塔里木》等数十篇散文作品，内容广泛、文字精美。

《青铜一梦》

集结余光中教授近年来发表于各大报纸杂志的经典散文，从山东、金陵写到美国、俄罗斯，世界地图就在他的脚下；对前贤旧友的追忆，句句真诚感人；追忆儿时趣事，幽默不待言。本书曾获《联合报》文学类最佳书奖。

连载



那真是一个大革命、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的时代。从孙中山、孙夫人的忠实护卫，到上海总工会的朋友、建议先下手捉蒋的左倾师长，到打击南昌起义部队、镇压广州起义，薛岳只用了5年时间。5年之内，薛岳完成了他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那的确是一个沧海桑田、大浪淘沙的时代。红军长征开始后第一个主动请战、向蒋报名要求率部追击红军的薛岳，仿佛与共产党人天生势不两立。追击是一个苦差事。红军走了二万五千里，薛岳也走了两万里，从江西至大西南至川北至甘肃，转战数省，一面对红军进行追击作战，一面将中央军势力打入了过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大西南。

1935年1月上旬，红军进占遵义，薛岳率十万中央军直入贵阳。此番入黔的薛岳，不单肩负追击红军的使命，还有更加妙算的任务待他去完成。

蒋介石对其“文胆”陈布雷讲过：“共军入黔我们就能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蒋介石把追击红军作为进入地

方实力派势力范围的敲门砖，薛岳对此心领神会。当时他的先头部队已到湘西湘江，便电约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平越县马场坪会见，“共商追剿事宜”。

1935年1月初，王家烈抵达马场坪见薛岳。当时王家烈满脑子红军，还总结出两点：一、红军自江西西出，一路长驱直入，势不可当；二、红军之意不在图黔，入黔境内未兵指贵阳，似是要由余庆向北，渡乌江。所以王家烈暗中打定主意以自保为主，不与红军拼消耗，让红军过境。

他以为薛岳肯定要催促他与红军作战，他想好了对付办法。王家烈完全想不到薛岳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以后要对他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的路线。”

何敬之即何应钦。陈辞修即陈诚。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内部也是派系林立。何、陈矛盾尖锐，不仅在中央搞，竟也带到了地方；不仅平川闹，竟然深入了战时。王家烈顿时目瞪口呆。陈诚与何应钦矛盾之深，在国

民党内也是出了名的。

1927年8月龙潭战役，陈诚坐轿指挥作战。何应钦知晓后，立即撤其师长职务。当时陈诚胃病严重，在盛夏中几次几乎晕倒，何应钦未察，从此两人结怨。后来在江西苏区的历次作战中，陈诚遇事便越级直接请示蒋，根本不把何应钦放在眼里。蒋也乐意利用手下这些金刚之间的矛盾，完成控制与平衡，同时抑制一下权力过大的何应钦。

但何应钦绝不干瞪眼，有机会就要搞一下。1933年2月至3月第四次“围剿”中，陈诚的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在黄陂、草台岗几乎被红军歼灭殆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为由，降其一级，并记大过一次。当时攻陈诚最猛的，一个是熊式辉，一个便是何应钦。

自此以后，两人仇怨更深。蒋介石上薛岳入黔首先是中央军扩展地盘。陈诚系统大搞的薛岳代表中央军黔，头号目标是完成陈诚系统扩展，同时防止本是贵州人的何应钦势力入黔。